

悬命遗书

「阿根廷」费德里科·阿萨特 著

权泉 译

Federico Axat
斯蒂芬·金门徒 La última salida
费德里科·阿萨特 为你带来悬疑烧脑神作!



上海译文出版社

非虚构

悬命遗书

「阿根廷」费德里科·阿萨特 著
权泉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悬命遗书/(阿根廷)阿萨特(Federico Axat)著;

权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327-7545-3

I. ①悬… II. ①阿… ②权… III. ①长篇小说—阿根廷—现代 IV. ①I78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53162 号

Federico Axat

La última salida

La última salida Copyright © 2016 by Federico Axat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Pontas Literary and Film Agency,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图字: 09-2016-156 号

悬命遗书

[阿根廷] 费德里科·阿萨特 著 权泉 译

责任编辑/刘岁月 装帧设计/柴昊洲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5 插页 2 字数 190,000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12,000 册

ISBN 978-7-5327-7545-3/I·4610

定价: 42.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12-52219025

第一章

泰德·麦凯正要对着自己的太阳穴开枪，突然门铃响起，久久不息。

他迟疑了。门外有人，他无法扣动扳机。

管你是谁，快滚开。

门铃再次响起，一个男人嚷嚷道：

“快开门！我知道您听得见！”

叫嚷声在书房内清晰可闻，泰德甚至怀疑那是幻觉。

他环顾四周，像是在空荡荡的书房内寻找蛛丝马迹，判断那声音是否真实。屋内摆放着金融类书籍、莫奈的复制品、写字台……还有他留给霍丽的一封信，他打算以这种方式向她解释原委。

“请开开门！”

泰德手中的勃朗宁仍然靠在额边，他感觉手枪的分量越来越重。如果门口的家伙听见枪声把警察叫来，计划就要泡汤了。霍丽和女儿们正在迪士尼乐园游玩，他不能容忍她们在那么远的地方获悉噩耗。绝对不行。

门铃尚未停歇，又传来一阵敲门声。

“快开门！否则我不会离开！”

紧握的手枪开始颤抖。泰德把它靠在大腿上。他一边用左手拢着头发一边咒骂门口的陌生人。是小商贩吗？那个街区秩序良好，很少

见到商贩进出，更何况那家伙的行为实在厚颜无耻。

叫嚷声和敲门声消停了几秒，泰德缓慢地把手枪举到太阳穴上。

他琢磨那人也许识趣地走开了，但一阵嘈杂的叫嚷声和敲门声令他幻想破灭。泰德并不打算去开门，决不……他静静地等候着。那个粗鲁的家伙总会放弃的，不是吗？

就在这时，书桌上有个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是一张从中间对折的纸，与他放在桌子中间写给霍丽的信一模一样，唯一的区别是上面没有他妻子的名字。他竟愚蠢到忘记丢掉草稿吗？叫嚷声在门外不断响起，他安慰自己突如其来的干扰未必不是好事。他展开那张纸读着上面的留言。

纸上的内容令他大吃一惊。那是他自己的笔迹。然而，他丝毫没有印象曾写下那两句话。

快打开门

这是你最后的出路

难道是在什么情形下写过那样的内容现在却不记得了吗？或许是他与辛迪或娜丁之间的小游戏？他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尤其是在如此疯狂的情况下，有个疯子准备破门而入。但，一定有理由，一定有。

随便找个理由欺骗自己吧。

握于右手的勃朗宁重似千斤。

“赶紧开门，泰德！”

他吓得打了个寒颤。是在叫他的名字吗？泰德与邻居们走得不近，但至少他觉得自己辨认得出他们的声音，那男人的声音却非常陌生。他站起身来，把手枪放在桌子上。他知道自己必须去探究究竟。他思索片刻，毕竟还不是世界末日。无论那个粗鲁的家伙是谁，他会马上打发其离开，然后回到书房结束自己的生命；他已经为此筹划了

几个星期，不会因为一个没有教养的商贩在最后一刻退缩。

他决绝地站起身。书桌的角落有一个小罐子，里面放着圆珠笔、夹子、用过的橡皮擦和各种没用的小物件。泰德快速地翻弄着，找到几分钟前放在罐子里的钥匙。他用手指夹起钥匙，那种感觉非常不可思议，因为在此之前他压根不觉得自己这辈子还会再看见那玩意儿。原本此刻他应该瘫在自己的躺椅上，手上残留弹药，灵魂飘向空中。

当你已经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时——即便你对此深信不疑——最后几分钟才真正考验意志力；泰德刚刚已经领教过了，他讨厌还要再来一次。

他极其艰难地走到书房门口；把钥匙插进去打开房门。当他看见贴在门背后高过视线的留言时，心中又是一阵刺痛。那是给霍丽的提醒。“亲爱的，我在冰箱上放了一把备用钥匙。不要和孩子们一起进来。我爱你。”内容看上去有些残忍，但泰德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决定这么做的。他不希望自己的女儿看见他倒在书桌后面，头上有个窟窿。另外，在书房中死去是最好的选择。他认真想过其他可能，比如跳河自尽，或远行他方卧轨，但是他知道对于妻女而言杳无音信更加糟糕。尤其是霍丽。她需要亲眼目睹才会确信。她需要……打击。她年轻漂亮，还可以重新来过。她终究会走出阴霾。

又是一阵敲门声。

“来了！”泰德叫道。

敲门声戛然而止。

快打开门。这是你最后的出路。

他透过门旁的窗户可以隐约看见到访者的轮廓。他缓慢地穿过客厅，内心极其挣扎。他再一次像片刻前看见书房钥匙那样观察周遭。他看见巨大的电视机、可以容纳十五个人的大餐桌、大陶瓷罐，等等。他已经用自己的方式与它们一一告过别。然而，他再一次出现在

那里，亲爱的老泰德，他像幽灵似的在自己的客厅中穿梭。

他停下脚步。这其实是他的回光吧？

突然，他强烈渴望回到书房，看看是否会在书桌后面看见自己的尸体倒在血泊中。他伸手触碰沙发背。皮革摸上去冰冷；那感觉实在太真实，不像幻觉。但是他确定吗？

他打开大门，一看到站在外面的年轻人，他立即明白为什么那个商贩的行为举止如此野蛮却没有被赶走。那人约莫二十五岁，穿着一条无可挑剔的白裤子，搭配蛇皮腰带和一件彩色横条纹 polo 衫。与其说像商贩，他更像是高尔夫球手，然而右手拎着的破旧公文包与其衣着形成强烈反差。他金发披肩，湛蓝的双眸和轻佻的笑容酷似乔·布莱克^①。泰德猜测霍丽或者附近任何女性都会愿意购买这位绅士兜售的任何商品。

“随便你卖什么我都没有兴趣。”泰德说。

年轻人笑得更加用力。

“喔，我恐怕不是来推销东西的。”他的语气表明他觉得那个想法再滑稽不过。

泰德越过陌生人的肩头瞥了一眼。路边没有停着车，整个沙利文大街沿途都没有汽车的影子。下午的气温并不算高，然而顶着大太阳走这么远竟然丝毫没有影响那个年轻人俊美的容貌。另外，为什么要把车停那么远呢？

“您不要怕，”年轻人似乎有读心术，“我的同伴把我放在这里就走了，以免周围的邻居怀疑。”

听到同伴二字泰德并没有感到不安。死在盗匪手里比吃自己的枪子儿更加体面。

^① 电影《情约今生》（Meet Joe Black）男主角。

“我现在很忙。你走吧。”

泰德正打算把门关上，男子伸手阻止了他。他的态度并无敌意，反而眼中闪烁着一丝祈求。

“麦凯先生，我叫贾斯汀·林奇。如果您……”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如果您让我进去，我只需要占用您十分钟便可以解释清楚一切。”

出现了片刻的期待。泰德绝对不会让那个人进屋。但是他必须承认那个人的出现挑起了他的好奇心。最终理智占据上风。

“很抱歉。时间非常不巧。”

“您错了，现在……”

泰德关上门。林奇口中飘出的最后几个字被挡在门外，但清晰可辨：“现在正是时候。”泰德驻足门旁静静地听着，像是知道还有下文。

事实的确如此。林奇抬高嗓音以便让里面听见。

“我知道您在书房里拿着九毫米手枪打算做什么。我向您保证一件事：我并不想说服您放弃。”

泰德打开门。

泰德一直以来精心策划着这场自杀。那并非他临时起意而做出的冲动慌乱的决定。他才不会像有些人那样因为计划拙劣从而引起别人的注意。或者他原本是那样认为的。可如果他的计划万无一失，林奇又怎会发现呢？那个笑容灿烂、脸庞俊美的到访者清楚地知道手枪的口径和泰德实施计划的位置。泰德会在书房中结束自己生命的推测，即便不疯狂，也还是显得很侥幸，可林奇就那么不假思索地说了出来。

两个人分坐在桌子两侧。泰德的体内产生了似曾相识的感觉：肾上腺素分泌令其兴奋，他精神高度紧张地思考制敌之术。他已经许多年没有碰过国际象棋了，但是那种感觉不会错。是快感。

“是特拉维斯让你来监视我的吧。”他断言。

林奇将皮革公文包放在桌上，似乎正准备打开，此时双手突然停在空中，面露错愕。

“您的合伙人与此事无关，泰德。您介意我称呼您泰德吗？”

泰德耸了耸肩。

“我没看见您女儿的照片，辛迪和娜丁。”林奇边说边看着公文包。他似乎在找什么东西。

的确，四周没有家人的照片。泰德将它们从客厅中移走了。一句忠告：如果你打算自杀，那请让所有家人的照片从眼前消失。没有亲人的干扰自杀会更加容易策划。

“你不准再提我的女儿。”

林奇露出迷人的笑容。他举手表示赞同。

“我只是想随便聊聊从而获得您的信任。我见过她们的照片，也知道她们现在和妈妈在佛罗里达。她们去拜访祖父母，对吗？”

这段对白像是出自黑帮电影。我们知道你的家人在哪里，你不要指望耍小聪明。然而林奇的态度略显无辜，他似乎真的只想示好。

“我已经让你进来了。我想我们之间已经建立了基本信任。”

“我很荣幸。”

“说说看，关于我的家庭你还知道什么。”

林奇双手撑在公文包上。他做出无所谓的手势。

“喔，恐怕没有多少。我们不喜欢浪费不必要的精力。我知道她们星期五回来，这样的话我们有三天时间处理我们的事情。绰绰有余。”

“我们的事情？”

“当然！”

林奇从公文包里取出两份薄薄的文件夹放在一旁。接着把公文包挪开。

“泰德，您有想过杀人吗？”

这家伙终于言归正传了！

“你是警察吗？如果是，你应该亮明身份。”

泰德站起身来。那两份文件夹中肯定藏着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他们一直把他当作谋杀嫌疑犯在监视，自杀恰好是决定性的罪证。所以林奇才坚持要进来。他是 FBI^① 探员吗？

① 美国联邦调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缩写 FBI），隶属美国司法部。

“我不是警察，泰德。您请坐。”

“我希望你马上离开。”泰德指向大门，就好像林奇不知道如何离开。

“我们还没有聊聊我是如何知道您的自杀计划的，您当真想让我离开？”

真有他的，泰德的确想了解。

“给你五分钟解释。”

泰德没有坐下。

“足够了，”林奇说，“我现在就向您解释。我效力于一个组织，该组织希望您这样的人可以认识我手中的这些人。”他把手压在文件夹上，“如您允许，我将打开其中一个文件夹并给您看看里面的内容。以您的睿智，马上就会明白。”

林奇打开其中一个文件夹并放在桌子中央，朝向泰德，他依然站着，双手叉在腰间。

文件夹首页是一份警局档案副本。页角上是一个二十五岁左右男子的正面照和个人简介。他面孔黝黑，喷着发胶的头发十分光洁。他用挑衅的目光盯着镜头，下巴微微上扬，清澈的眼睛瞪向前方。这个男人名叫爱德华·布莱恩。

“布莱恩曾因偷窃和袭击他人等行为多次被判刑，”林奇一边翻看档案一边说，“这次他被指控谋杀女友。”

有一件事情泰德没搞错：文件夹中的确藏着恐怖的照片。现在映入眼帘的便是一个被残酷杀害的女子，尸体被藏在床和衣柜中间的狭小空间里，赤裸的躯体上至少有七处刀伤。

“她名叫阿曼达·赫德曼。她和布莱恩偶尔约会；两人并未确立正式关系。他帮她找廉价的毒品，每隔一段时间他们的关系会更加密切些，但是据其朋友说，二人不断争吵复合。女方被发现死在自己的

公寓时，警方直接对布莱恩实施了抓捕。那家伙承认曾经与赫德曼因争风吃醋而吵架，但是绝对没有拿刀捅她。您想知道结果如何吗？结果是警方什么也无法证实。他们不得不将其释放。”

“无罪释放？”泰德满腹疑惑地问道。

“那混蛋非常小心，没有用拳头直接打她，当然警方也没有找到作案工具。他的指纹随处可见，唯独死者身上没有发现任何他的痕迹。”

“但事实上他承认他们曾经有过争执。”

“辩方声称他是在高压下做的口供，并不完全准确，而且他们可以举证。最终令他脱罪的证据是法医对死亡时间的鉴定。检方专家确定死亡时间在晚上七点到十点之间。多名证人称那段时间在一个名叫‘黑帽子’的肮脏酒吧里曾见过布莱恩。他似乎故意让尽可能多的人看见他；超过三十名可靠证人为其作证，甚至停车场的监控也拍摄到了他。”

泰德向后翻看档案。后面还有几张赫德曼身体的特写和几份含有特别标注段落的文件副本。

“现在您完全明白了吧，泰德？”

的确，泰德的思路慢慢清楚了。

“你们怎么知道布莱恩杀害了死者？”

“我们的组织在刑事系统中有内线。我不是指罪犯，我们不愿意与他们打交道。我指的是律师、法官或者那些嗅出谋杀案件暗藏玄机的助手们。我们的职责就是……根除疑点。其实布莱恩这个案件极其容易解释，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那家伙撞了大运。我们雇了一名专家，问他为何死亡时间鉴定出现如此大的偏差。他对我们说法医通常在发现尸体时测量尸体温度，并依此判定死亡时间。尸体温度下降的曲线为人熟知，而且……”

“我知道鉴定程序，”泰德打断他，“我也看CSI^①。”

林奇忍不住笑了。

“那我就直奔主题了。当我们到了犯罪现场就立即明白问题所在。阿曼达·赫德曼的公寓在二楼，一楼无人居住，是一间工业洗衣房。主通风管道正好位于她尸体的正下方。因此她的身体温度得以保持，下降速度低于正常水平。”

“换句话说那个混蛋杀害她的时间更加早。”

“没错。比法医判定的时间早六至八个小时。死亡时间并非晚上而是中午，布莱恩去酒吧之前就案发了。”

“这件案子无法重新提起诉讼吗？”

“已经提起诉讼，法院也予以受理。我们并不是责怪司法体系，我们更倾向于认为偶尔有混蛋碰巧钻了法律的空子。很可惜有时也会事与愿违。但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比较孰对孰错，不是吗？”

泰德不需要继续听下去了。

“你想让我干掉布莱恩，对吗？”

林奇露出他完美的牙齿。

“我早就说过，您是个聪明人。”

① 美国热门电视剧《犯罪现场调查》(Crime Scene Investigation, 简称 CSI)。

三

他站在冰箱前。一张霍丽的照片被苹果形状的吸铁石压在冰箱门上，他忘记将它取下来了。孩子们用亮片粘贴好几层边框装饰照片。霍丽正从大海向镜头奔跑，身上的红色比基尼是泰德多年来的最爱。她大笑着，头偏向一侧，金色的长发随风飘动。拍摄照片时她的一条腿刚好被膝盖挡住，因此身体的支撑显得不符合平衡规律。

照片很久很久以前就贴在那里了。泰德默默地看着它，忘记原本为什么要来厨房。他捏起照片的一角，从冰箱上扯了下来。他仿佛可以听到霍丽爽朗的笑声，紧接着是她的悲泣，夹杂着进入书房时撕心裂肺的嚎叫……他怎么忍心对她做那样的事呢？

他随便拉开一个抽屉，把照片扔进他完全不认识的器具中间。

冰箱里还剩下两瓶啤酒。他一只手捏住两个瓶口，用脚把冰箱门关上。他倚靠在餐台上。林奇还在客厅里，他一时冲动提出请他喝一杯，现在却有些后悔。泰德需要单独思考一会儿，当那个陌生人向他暗示他们的计划时，他内心的确产生莫名的不安。他并不支持通过私刑——字面意义的那种——伸张正义，尽管他承认如果没有布莱恩这样的寄生虫世界会更加美好。他不愿意杀人，他甚至不赞成死刑——至少别人问他时他会这样回答。有时在射击场内，他一边试图一枪击中移动的人形靶头部，一边在内心幻想着自己在消灭十恶不赦之人，幻想着那人曾犯下残暴或可鄙的罪行。泰德在内心深处开始赞同。林

奇也许不是字面意义上的推销员，但他已经巧妙地按下激活按钮，使得泰德开始认真考虑他的建议。

他的目光仍然停留在苹果形吸铁石上。眼前没有霍丽的照片，他的思维更加清晰。林奇的想法具有诱惑性，有深刻而决定性的意义，他相信如果泰德亲手杀掉恶人，霍丽和女儿们将视其为主持正义的英雄，而不是轻言放弃的懦夫。

返回客厅时，他不禁产生疯狂的想法：厅内也许已空无一人，林奇已经离开，或者更糟糕，二人之间的对话只不过是他的幻想出来的场景。

然而林奇依然坐在那里，两个文件夹正对着自己。他站起身从泰德手中接过啤酒，微微点头致以谢意。他深深地灌了一口。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泰德再次坐下。

“您指自杀？”

泰德点头。

“组织有自己的途径，泰德。我不知道与您分享太多是否太草率。”

“我想如果你要求我去杀人，我有权知道这一点。”

林奇沉思良久。

“这代表您接受了我们的提议？”

“什么也不代表。眼下我只希望你告诉我你们怎么会知道这件事。”

“很合理。”林奇又喝了一口，把啤酒瓶放在桌上，“我们有两种挑选候选人的方式。第一种比较常用，但是事实证明效率相对较低。的确很可惜。我们拥有一批志同道合的心理学家，他们会向我们透露潜在的候选人；这些专业人士和我们允许自己这么做，虽然我们清楚这样做某种程度上侵犯了候选人的隐私。但是，我们从不强迫任何